



包公破奇案

张晓然 著
吴保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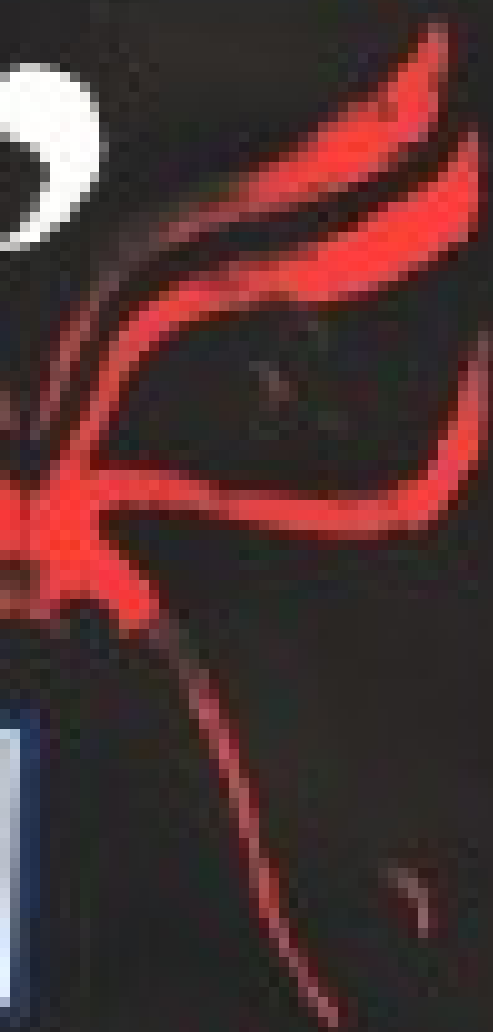
广东旅游出版社

回公破奇案

THE
RETURN OF
THE
GODS

THE
RETURN OF
THE
GODS

THE
RETURN OF
THE
GODS



包公 破奇案

BAO GONG PO QI AN

张晓然
吴保和
著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包公破奇案

张晓然 吴保和 著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番禺市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10印张 210千字

1994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2版第1次印刷

ISBN7-80521-503-0

I·204 定价：10.50元

内容简介

黑松林里一场血腥屠杀，凶恶淫僧将她人丈夫推落钟下；叔嫂误会，恶道人迷奸俏寡妇；祸起宫墙，可怜皇娘沉冤二十载；新婚之夜难丈夫，女才子误把命丧……

悠悠往事，传奇千古，包公断案，神机妙算，仗义直言不畏权贵，为民申冤不惜一身安危，拨云见雾，惩恶扬善，恶人凶贼终于难脱法网，民间万古传诵包青天。

本书以流畅的笔调告诉您许多未知的包公故事，全书故事新奇，悬念叠起，案情曲折离奇，人物命运扣人心弦，令您不忍释手，为包公题材作品的又一奇葩。

目 录

黑风林	(1)
凶神恶僧	(20)
魂断赵王府	(39)
铡驸马	(64)
宫廷秘案	(82)
智解冤情扣	(114)
情为仇	(132)
花烛泪	(153)
泥中鞋	(173)
迷奸	(193)
书生冤	(211)
浮尸之谜	(240)
水月痕	(260)
佛像血印	(294)

黑风林

正是秋收季节，天麻麻亮，朦胧的晨曦里飘荡着树林子吹来的草香和松脂香，村东头的稻田里，有个壮实的庄稼汉早早地就来割稻了，随着“刷刷”的声响，镰刀下处，一排排整齐的稻子沉甸甸地倒在泥地上。

割着割着，庄稼汉总觉得有什么事放不下心来，他停住手，抬起下巴颏朝村子里张望。弯下腰割了几把，又站直了身回头犹豫地瞄上几眼。“呜一咪”猫头鹰在叫，他有种不祥的预感。

北宋庆历年间，中州大地既繁荣又混乱，趁乱发财的万户侯有之，乱中乘机劫一把的蒙面汉也多如牛毛，盛世天下不太平。

这个村叫宝石村，距离启庆县城 30 公里，是个世外桃源般的仙境。该村方圆四周土地肥沃、水源充足、树荫茂密，一瞧就觉得是个百姓安居生息的好处。因为有水，所以宝石村有大片大片的水稻田，出产香稻米，宝石香米远近驰名。

宝石村因其富庶，连仁宗皇帝都知道。

可是人怕出名猪怕壮，富得流油的宝石村，偷窥它的各色

人等也就不可估计。

这稻田里的庄稼汉终于丢下镰刀，一方面可能出早工肚皮已唱“空城计”了，一方面实在有心事放不下，按捺不住“咚咚”地朝家走回去。

他是村里的富农，叫王世彬。他家祖祖辈辈守看几块良田，世代相传、颇为富有。他父亲王善因年岁大已不再料理田庄地产，将所有事务都交给了儿子王世彬。这儿子以勤勉全村著名，里里外外均是一把好手，雇了长工，他不让他们出早工，倒是自己爱在早晨出身热汗。

王世彬的妻子琼娘，是县城陈家的女儿，性格温柔，丰腴美貌，自从嫁到王家，奉事翁姑，极尽和顺，除了隔前年曾有过一次小岔子外，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十分甜蜜。

离家门还有老远，王世彬就扯开嗓门喊：

“娘子！娘子！”

回答他的是几声鸡叫。

他推开卧房门，只见被子叠得整整齐齐，琼娘不在。他回转身又奔进灶间，希望娘子在升火给他做早饭。可是依然不见她的人影。

“娘子！娘子！”王世彬情急地在宅屋里大喊，那不祥的预感越来越挤迫着他。

这时天已大亮，雇工们都已起床，在井边吊水洗脸。听见主人在找娘子，他们便拢前来问主人是怎么回事？

“你们看见我娘子没有？”

雇工们都摇摇头：“没有，没有，我们一早起来就没见到娘子，还奇怪呢！平时都是娘子比我们起得早，把早饭已煮熟了。今天还以为娘子没起床哩！”

正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着，王世彬突然望见宅院门外的小路上跌跌撞撞走来一个人。这个人满手是血，迈上院门的台阶便支撑不住，“扑通”一声倒在门坎上。

王世彬扑上前去，因为他认出此人正是琼娘城里家的家童进安。琼娘的父亲生病，遣进安来请琼娘回城照料，昨日就到了。

“进安！进安！你怎么啦？”王世彬把他扶起来，摇着他的头问。

“主人，主人，琼娘她……”进安惊恐万状地说。

“琼娘在哪？她咋啦？你快说呀！”王世彬眼睛瞪得象鸡蛋般圆。

“娘子、娘子给人杀啦！”进安用渍渍血迹的十指捂住而哭起来。

“啊？！”王世彬如同五雷轰顶，眼前一抹黑，向天一仰，昏厥过去。

众人顿时手忙脚乱，把主人抬到堂屋的竹榻上，然后吊来半桶清凉的井水，往他脸猛泼。

王世彬醒了过来，半天不能言语，许久才咽声道：“不听我的话呀！不听我的话呀！”

还是有个机灵的雇工提醒道：“主人，还是快去把娘子的尸体找到抬回来吧？”

王世彬这才点头如捣蒜，张罗了木板，用竹子扎紧，领一千人，由进安打头，去抬琼娘。

进安碎步跑着，跑到了黑风林。

黑风林是宝石村通往县城路上，必得经过的一座自然树林。林子里岗峦起伏、松林密布，地形极其复杂。不时有匿藏

的野物窜出窜进，给暗幽幽的树林增添了几分恐怖的色彩。再加之近几年这地方时常有强盗出没，抢劫行人的财物，更使平常百姓对它存有深深的恐惧。

在一堆乱草丛中，王世彬见到了妻子琼娘血肉模糊的尸首，琼娘的左臂被砍断，只连着一丝白筋，右手掌已经掉在旁边，爬满了血蚂蚁，脸更是惨不忍睹，被利器割出数不清的刀痕，几乎无法辨认……

“娘子！娘子！”王世彬伏在琼娘的身上哭得悲痛欲绝。

哭了几个时辰，王世彬这才慢慢理清了思维。他一面请人挖坟，一面剥下琼娘身上的血衣，决定要具状去县衙告冤。

县衙门口右侧有架大鼓，王世彬举起鼓槌，“咚咚咚”敲响了鼓声。

升堂后，王世彬抬眼朝上望，雕花案前的县太爷高座上坐的却不是县令，而是一位高大魁梧的黑脸老爷。这黑脸老爷一双怒而生威、威而不凶的象眼，正在打量自己。咦，怎么这么眼熟呢？王世彬思量。忽地他差点没叫出声来：这不是青天大老爷包公吗？

正是。大宋天章阁待制、龙图阁学士、正授开封府府尹包拯、巡察到启庆县，接报有凶杀案，便亲自审理。

王世彬谢天谢地，有包大人在上，琼娘的冤死可以查个水落石出啦！杀人凶手就逃不脱了！

包公读过状子，问：

“王世彬，你娘子琼娘何故要离开家，途经黑风林？你向本府具实说来。”

“是，大人。”王世彬开始叙述。

昨天，黄昏的时候，丈人陈家老爷的家童进安急急忙忙从

县城赶来，对琼娘说，老官人近日得了些风寒，病卧在床上，想让女儿回家，喂汤喂药，看护几天，顺便唠唠嗑，除除闷。

琼娘听说老父生病，心便悬起来，恨不得插上双翅飞回去，以尽孝心。可出门离家得和丈夫商量，征得他同意才行，当时王世彬到田里做活儿去了，不能马上定下主意，她就吩咐进安先到厨房吃饭，稍等片刻。

傍晚，王世彬一身泥水从田里归来，神情如往日一样疲惫不堪。琼娘忙用盆子接了热水给丈夫洗梳，她原不忍马上就对他说，可憋不住，急急地就告诉：“进安来了，说我父亲病得很重，我想回去看一看，你要是同意，就去东院和爸、妈打声招呼，我和进安明早就走。”

王世彬心里没准备，感到很突然，问进安在哪儿？

“他正在厨房吃饭。”琼娘唤进安出来见王世彬。王世彬仔细询问了岳丈的病情，稍稍有些放心，认为并不是如琼娘说的那般严重，便不想让妻子去，他劝道：

“现在正是抢收稻谷的时候，家里人手非常紧张，你怎能离得开？再等几天，稍稍闲一些了再回城探亲怎么样？”

琼娘一听便沉下脸：“我父亲卧病在床，以日为岁，这怎么可以等呢？”

但王世彬执意不放她去，琼娘百般解说都没有使他松口。王世彬实在太累，后来索性不听她缠磨，径直去厨房吃饭。

琼娘闷闷不乐，连晚饭都没食。

夜里躺在床上，王世彬吹熄了灯，伸过手来除琼娘的裤衩。干农活的汉子，哪怕白天再辛劳，到睡觉也免不了和婆娘日捣这事，这是他们唯一的乐趣。而为妻的既嫁给了男人，又怎能拒绝履行义务呢？王世彬用的劲很大，弄得琼娘在床板上

哼哼叽叽地叫唤。完事，王世彬翻下身去，倒头便睡，一会儿就象死猪般没声了。

琼娘睡不着，她郁郁地想，你农活这么忙，还不要忘了要我，可我父亲病了，我咋就不能回家尽尽孝心呢？她暗暗思忖：我父亲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，他身过又没有儿子可以依靠，母亲年迈，万一有什么差池，后悔都来不及！倒不如不要让丈夫知道，悄悄和进安一同回去，等他发现，料定我返了娘家，也不会过于挂心。我在家看护老父亲几天，病稍好就回来，也误不了什么大事情。

第二天清晨，启明星还半边边悬挂，王世彬早早就起床下地去收割稻谷了。琼娘悄悄起来，梳洗完毕，便吩咐进安把后门打开，凭借一缕稍薄的晨曦，走出了家门，这一去，却就香消玉殒。

包公听罢，沉吟片刻，与坐在旁边的公孙策交换了个眼色。

公孙策是包公的谋士，他又是医师，所以能兼容些验伤、法医的工作。公孙策长得温文尔雅、白净端庄，形象正好与包公形成反差。他见包公瞅自己，便轻轻答了句：“还得问那个家童。”

“对，本府正有此意！”包公扬声道：“传那个进安！”

进安扑上堂便跪在地面，磕头如捣蒜：

“包大人在上，小的不敢扯半句谎话，琼娘被害，与小人无半点干系！”

“没说你有关。但你是见证人，总得把事情来由说清楚吧？”包公威严地说。

“是！”进安开始说。

当时天气尚早，田野道旁均雾气漫漫，远远近近皆不见人影。琼娘一向守在家中，见此景致，感到颇为新鲜。进安请到了琼娘，完成了主人老官人的任务，心里十分高兴，边走边比比划划地说这说那，很是惬意。

没多会儿，两个人就来到了黑风林。

“这是什么地方呀？如此阴幽幽的？”琼娘问。“是黑风林吧。”进安答。“呀！”琼娘不禁倒吸口冷气。她知道黑风林血雨腥风的不少传闻，骇得语调也有些哆嗦。

进安对此也了解一二，心里不禁生出胆怯，便对琼娘说：“咱们今天出来得太早了，太阳到现在还没有出来，雾又这么浓，进林子怕不安全，我看咱们不如找个地方先歇一歇，等会儿或许也有人过林子，那时候我们再走也不迟啊……”

琼娘觉得这意见也好，就说：“这里地处偏僻，不如再往前走一走，到那片开阔地去歇，太阳很快就会照到那里。”

进安表示同意，他俩就一同往前走。

四野安宁，这里离村庄已经很远，既听不见人声，也听不见鸡鸣狗咬。只从前面看不见的林子中，传来一阵阵猛禽的号叫，听起来叫人不寒而栗。

琼娘有些后悔。一是后悔不该不让丈夫知道，如果丈夫知道她执意要走，他一定会把她送过黑风林的；二是后悔起得太早，如果太阳升起来再走，此时也不至于……正在这样思量时，她忽然听见前面迷雾处有人说话！

进安也听见了，他赶忙拉住琼娘的手，想躲到附近的一棵大树后面去。

然而已经晚了。前面来的三个壮汉已经发现了他们。琼娘对进安嘀咕：见人躲避，反倒会引起人的猜疑，不如堂堂正

正迎他们走过去，难道坏人偏偏叫我们碰上不成？

前面的那三个男人见前方有人，也停止了交谈。两拨人默默擦肩而过，那三个男人的目光始终盯着琼娘。琼娘低着头匆匆走过，可她忽然抬起头瞅了对方一眼，不由得突然惊叫一声。琼娘拉进安的手臂说，快，咱们快点到那片开阔地去。

三个男人等琼娘和进安一过去，马上就停了下来。他们耳语片刻，便返转身向琼娘、进安去的方向疾疾追来。

琼娘料到事情不好，便快步奔逃。进安在其后掩护，喊：“琼娘，你快跑，我替你挡他们！”

可是，一个瘦弱的家童哪挡得住气势汹汹的三条大汉。两个人逼住进安，把他往旁边拽。另一个从随身背的箩里抽出把亮晃晃的屠刀，直朝琼娘奔去。只见刀光一旋，琼娘惨叫，跌倒在地。凶手顺势掠走琼娘的金银手饰，朝这边打了个信号。

这边，两人无意伤害进安性命，见已得手，就放了进安，三个人急急向黑风林遁去。

进安赶忙来看琼娘，见她满身是血，已经咽气。于是进安六神无主，急返王家报丧。

包公祥细地又询问了两个细节：凶手拿的是何种刀，从何种箩筐里取出来的？还有琼娘和凶手擦肩而过时发出的惊叫，它的音量？它的含义？

退堂后，包公和公孙策、护卫展昭回到县衙的客厅里。

包公接过仆人递上的酳茶，呷了口，便移步到书案前，提笔在宣纸上手书了三个字：黑风林。然后凝神在字上不动。

公孙策问：“包大人，是在想刚才的案子？”

包公没吱声。

“愚见，这肯定是过路劫匪所为。”

“公孙先生，何以见得？”包公双眼炯炯有神地问。

“首先，黑风林历来是案发频繁之地，土匪强盗出没不定，遇见琼娘挂戴金银簪饰，顿生歹念，杀人越货；其次，凶手顺手就摸出刀来，若是旁人，何以随身携刀？”

包公沉吟，“唔……可如果是劫匪的话，那他们为什么不杀进安呢？也没有强奸琼娘，论琼娘的姿色，干强盗的男人不会不起色心吧。”

“这也是。”公孙策觉得自己刚才的定论下得有点早了。

“包大人！”县令跑进双手拱道：“县衙门口有一对老翁来告状，说是女婿王世彬谋害了他们的亲生女儿琼娘！”

“嘿儿？”包公捋了捋黑胡子，断然道：“升堂！”言罢，撩起官服的下摆，朝门口跨去。

琼娘苍老的母亲搀扶着病后虚弱的琼娘父亲，跪在堂下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泣告：

“包大人在上，草民陈仲生、许亚钟向青天大人请安！”

“平身，请免。”包公唤左右端来方凳，让陈仲生、许亚钟落坐。包公素有敬老之心，每遇年长告状者，都破例让坐。

“包大人，我们的女儿琼娘死得冤啊，请包大人给我们作主。杀琼娘的主谋不是别人，正是那黑心女婿王世彬！”陈仲生气喘嘘嘘地说。“就是，我女儿平素待人和蔼可亲，从不冒犯他人，那凶贼为何要害她呢？就是老妇那女婿雇的凶手干的伤天害理缺德事啊！叫我们两个孤老头子老太婆没了依靠啊！”许亚钟满脸皱纹，说得更加凄惨。

“何以见得王世彬是杀人主谋呢？他又为何要这样做？”包公问。

“包大人，琼娘去年曾经被歹徒骗拐过，有幸被解救返回

家后，王世彬一直怀恨在心，对琼娘疑神疑鬼。此番琼娘坚持要来城里看病中的老父，他就猜测琼娘又要图谋逃跑，所以雇刀客将琼娘杀害！”

案情出现了新线索，包公略有些意外，他要陈、许二人再把当时琼娘被拐骗之事详叙。

原来，王世彬本也是个书生，去年同妻子一道前往京城参加会考选官，在西华门一带住在王婆开的店里。从家里出发时错听了会考日期，赶到这里才发现离选期还有二月之余。回家吧，来回折腾，划不来，不回去吧，硬等二月，也不是个办法。倒是那王婆主意多，建议琼娘做凤头花鞋，可以卖些钱。王世彬和妻子仔细商量，决定依王婆的意见，在这店里暂且住下来等。

这时，做人贩勾当的张蛮正住在褚宅家楼，与王婆的旅店遥遥相对。张蛮见琼娘长得十分漂亮，心想能卖个好价钱，便去王婆处问：“楼上的小娘子是哪里来的？”王婆回答：“是从启庆来的，书生王世彬的妻子。”“小生想跟她认识一下，不知王婆肯不肯给个方便？”王婆什么世面没见过，什么事情没经历过？自然知道张蛮的动机，满口答应：“这有什么难的？官人愿意，老身自当相帮。”张蛮开心快活，对王婆说：“要是这样，我就全部拜托了！”说完，给王婆先付了打点银两，又低声商议，两人相辞而别。

王婆思量那王世彬单靠妻子做鞋度日一定感觉万分窝囊，这时候支使他做一些赚钱的事情，他不会不做。这天中午，王婆上楼去看琼娘，见王世彬靠在床边百无聊赖的样子，便建议：“你既是农家出身，又是识文断字，为什么不到午门处找些活计干，挣些钱呢？单靠娘子绣花做鞋，着实不易。”

王世彬听了很感兴趣，详细打听了番门路，琼娘也说：“你觉得可以，那你就去吧，总比一天到晚守在家里强。”

王世彬听了，当下就决定下来。第二天一早，即前往午门寻职。午门前面很是开阔，桧柏成林，气象万千。这里人不少，个个都穷酸模样。王世彬有些茫然，这么多找饭碗的人，即使官家求用，怎么能轮上我呢？

只见钦天监走出个校尉，要个既懂诗文又会养花的花工。人皆向前，将校尉团团围住，争先要去。王世彬远远顾盼，不知该不该去争一争？没想到，那校尉象驱苍蝇样地赶走围他的人，却远远问王世彬：

“喂，你这人能做花工吗？”

王世彬慌乱点头。

“那你就随我来吧。”

校尉把王世彬带入钦天监，见了李公公。李公公和王交谈了些关于泥土和花类的知识，颇为满意，当下就让校尉带王进入花圃。

王世彬干得认认真真，十分仔细。晚上，他又回到店中，对琼娘和王婆说：

“李公公喜欢我的活，他说他不想换人了，让我干段时间。他还问我，愿不愿意住到府内？我说我要问一问妻子。”

琼娘舍不得，说钦天监离这里并不远，晚上还是回来的好。可王婆心里有鬼，竭力撺掇王世彬住下：“我知道李公公这个人，他极重品德，喜欢勤俭手快的人，他既邀你去住，你最好还是去，在那里好好干上个把月，他自然敬重你，以后会考选官，他也会帮助你。娘子在我家中，不必挂念。”

王世彬心想也是，就听从了王婆的话，告别爱妻，住到钦